

月前城裡的人來過，帶來二具精怪屍首，合著之前一具共三具暫且放置在瞻禮莊，不是什麼大案，就精怪間互鬥，沒人報案也沒人在乎，只是恰巧捕快路過，權當幫他們收個屍送來瞻禮莊，顏瓦聽後不大放心，找人瞭解了一下狀況，將精怪屍首梳洗淨上完妝，擺放在停屍房，等了許久都無人認領，顏瓦也明白，精怪大多沒有親人，這也是許多義莊拒絕精怪屍首存放的原因，遂請人算好日子排好時辰，購置一些物什等待安葬日。

然天有不測風雲，找好的樂師趕了幾場淋了些雨，被風一吹身子微恙，顏瓦只得臨時再找個樂師。

小村莊避諱，總認為瞻禮莊晦氣，顏瓦只能請臨近幾個村的義莊來點人手，左右這樣互相幫忙提點，彼此也熟悉，熟識的樂師住在隔壁義莊裡，年紀很大，一把鬍子花白，邊咳嗽邊表示對不住顏瓦要退還他訂金，顏瓦只寬慰了他幾句表示近來天氣不穩，沒收回訂金讓他好好養病。

拿著樂師給的名單，顏瓦一個個去請人，但聽聞是給逝者演奏送葬曲，得到的答案總是以拒絕居多。

在路上走著，一頭燈草灰的長髮吸引了顏瓦目光，顏瓦憶起老樂師的描述開口問道：「請問先生可是『樂辭』？」

本是趁著這一日天晴，想上山瞧今年木材生的如何，挑幾個新材好斫琴，正走著怎料被人攔路，只見一頭淺白髮絲束在腦後、面上黝黑的男子，劈頭就喚出他的名諱，不免一愣神，眉間一挑，勾著不失禮的笑回道：「正是，閣下是……？」

「小姓顏，單名瓦。」顏瓦向他一揖說道：「冒昧打擾先生，實是有事欲託先生，正巧於路上見著，才會出此下策，請問先生是否認識簫樂師？」

顏瓦稍稍形容了一下老樂師相貌及身高，並提到他最近染上風寒，總犯咳。

「……下葬日期已定，獨缺樂師，瞻禮莊、嗯，屍首為精怪。」顏瓦頓了頓後話音淡淡的說道：「他們死前痛苦，即使可能只是生者的想法，想以樂音送他們一程。」

聽聞對方的話中描述，思忖了下，旋即憶起曾在身後繞來繞去的小夥子，「你是小簫介紹來的啊。」

心下了然，傾聽畢，也就頷首應下此事，聞見死前有苦難，隨問道：「可有怨氣？」若有，可還得多一番準備。

顏瓦並不擅長淨化，聞言停頓了下才接著說道：「說來慚愧，顏某不善於此道，如若先生有空，能否請先生隨顏某走一遭……」

「親眼瞧見還是比顏某轉述更貼近實情。」屍首已清洗乾淨入殮，還未封棺，外觀上看去像是沉睡了。

「那就勞煩顏公子帶路了。」這事到底緊急，若有冤有怨，這又逢鬼月，不宜拖。

瞻裡莊正辦喪事，門口掛著兩個黃燈籠，大廳入眼的色調皆白。

回莊後，顏瓦帶樂辭去停屍房，停屍房內及地下放著大冰塊，只為保存屍首用，進入後能感覺到明顯的寒意，顏瓦將披風及乾淨布巾遞給樂辭，自己多套了件外衫，用帕子罩住口鼻走到了棺木前，三具棺木皆不大，最長的也就成人一手臂。

「其實會進到瞻禮莊的大多不是兇惡精怪，往年有個一兩具就算多了，最近一個月內連來了三具，我心下不安，已找人問問情況。」顏瓦邊說邊挪開棺蓋，讓樂辭能看看裡面狀況，小巧的白兔精已清洗乾淨打理妥當，穿上三件式的女式壽衣，閉上眼睛端端正正的臥在棺木間，另一邊狐狸精及狸貓精也是類似，只狸貓精面目破損得較為嚴重，顏瓦花了一番工夫處理，看起來修補的痕跡較明顯。

「狸貓精送到這裡時已有一段時間，無法推斷出了什麼事，只知周圍及身上皆有很深的爪痕，白兔精則是攻擊狐狸精，造成兩者俱損。」顏瓦簡單的述說完屍首情況後，偏頭看著樂辭。

引入莊內，樂辭順而感知一番，確認並未在入莊旋即感受異樣，興許是因喪禮的籌畫，莊內氣氛稍顯壓抑，但不難想像，本應是相當和諧的村莊。

順著對方指引入停屍房，亦未感受過激的怨息，想來確如此人所言，進駐者非是兇惡，即便有枉死，怨氣也未造成危害。他抖開披風，暫緩冰塊湧上的寒氣，見棺已開，率先以布掩目，低語得罪，這才將巾布鬆卻，細查死者狀態。

極淺的怨氣隨即惹著他蹙眉，兩具遺骸端正，闔目之姿如沉眠，若不是仍殘留繚繞的枉死之怨，倒如享盡陽壽。邊聽聞著顏瓦的解說，視線逐落在另一具屍骸，面目遭毀並殘留修補痕跡，且因如此，比諸前兩具，殘留遺恨較為深，不過亦上未到無法拔除的程度。

「詳情我了解了，」探查幾番後，心下有了認知，樂辭起身並向對方問道：「貴地並無可拔除怨氣之人是吧？」

「是。」顏瓦頷首：「莊裡只顏某住著，村中大多莊稼人。」

簡單的提了下莊裡和村落組成，顏瓦看不出怨氣，除非真的很凶能靠本能察覺外，其他根本外行，他沒修過此道。

樂辭聞言了然幾分，尋常村莊遇上這般事態，確實是難以消化，也是幸好，怨氣稀薄不至於為禍，待除去怨，即可下葬無虞。

不過，即便是極為基礎的淨化，對他而言終究是能力之外，樂辭思忖半刻，旋即下了定論，轉首便欠身答道：「怨氣確實淺，拔除不難，然此乃在下能力之外。」

後直起身，復道：「若不介意，在下替您引渡柩靈堂吧？」

「勞煩先生了。」顏瓦點頭，正準備闔上棺蓋時停了下，問樂辭：「顏某可否蓋上棺蓋？」

好幾年來也不曾遇著這事，不確定會不會產生影響，所以顏瓦多問了句：「在怨氣尚未拔除前，顏某需要留意些什麼嗎？」

小村莊村民們待顏瓦不錯，他不想因自己而讓他們遭遇危險。

「闔上吧。」樂辭頷首答道，隨又聞顏瓦之言，「這幾日注意別令屍骸沾受汙穢，特別是血氣，在下會再為亡魂奏曲安魂做暫時處理。」

說罷，手中翻過隨身木箱，取出嗩吶並裝上早濕潤好的蘆哨，腮幫鼓動，一聲清越撫慰過倉皇無助的靈魂，隨拔高的尖囂，又滑落溪澗潺潺，最終沒入水霧渺茫的遠谷中結束安魂之樂。

樂辭收了嗩吶，向對方語道：「可有算好下葬之日？」興許是動用上靈力，面色有些蒼白。

顏瓦蓋上棺蓋，待餘音飄散於房中才開口，說話間帶著白霧：「請先生移步大廳用點熱茶參片，此處陰寒非談話良處。」

輕語了聲得罪，顏瓦在前頭引路，待樂辭走出停屍房後才帶上房門阻隔寒氣。

「安葬日為七月廿七，時辰卯時前。」顏瓦將置著參片的攢盒打開往樂辭的方向推，拎了灶上的水壺倒點熱水洗洗杯子，待茶壺溫熱後才加入幾匙茶葉，等壺中茶葉舒展開後倒進杯中遞過去：「粗茶，喝不慣就拿來暖暖手。」

自己也倒了杯茶在手中慢慢喝著，讓身子暖和起來。

頷首由著人引入另一房，道聲謝接過熱茶，捧在掌心總算使指尖暖了起來，並盤算著對方所言之事。

七月廿七，若以除怨而言此時間稍趕，不過、亡者怨氣皆不重，此點倒不成問題，但這時間堂內可有誰抽的出手，中元方過，何處皆在繁忙間，又況入秋後，堂內開始籌備臘八大祭，此時就是世家名門也得循著規矩排隊處理。

對了，中元節前方見那小妮子，算這時日，定仍在城內悠晃，這事大可託付給她。

算定後，樂辭將茶飲盡便起身言道：「既已了解詳情，在下也先告辭了，引渡之事三日後定會有通知，還請勞煩您多擔些日子。」

「勞煩先生了。」顏瓦將杯子置於桌上起身送客，一路送到莊門口，門邊有一水缸，裡面浸著柳枝、菖蒲、艾草等給來客洗洗手避邪用。

「安葬前顏某皆待莊裡，叩門即可。」顏瓦立於門邊，見樂辭離開見不著背影後才關門轉身進莊。

待回了田宅旋即請竇江代他傳音符，隔日未過午，即見少女依令而來，吩咐罷，就見少女行動即快地，拎著覆目，親自上門找人談了。向晚，夜未降就收到確認消息，並詢問他是否參與，思忖半刻，本著人原是尋上自己，於禮總該出席，便應下了。

接著，就待七月廿五淨化儀式，再後廿七日下葬……正盤算著，自家小鳥兒湊過來：「先生，」軟聲呼喚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想跟您一起去。」辰砂額羽輕晃，一雙圓滾眼眸勾著，樂辭見狀輕拍了拍鳥兒的頭顱，笑道：「好，也該讓你們見見世面了。」

「——不過在這之前，得教你們基本禮儀才行了。」

開門時見著一少女顏瓦還以為對方走錯，當她說出淨化事宜，顏瓦才明白原來她就是樂辭提到的人。

事情談妥，對方就離開了。

顏瓦按著時辰做事，並在對方提過的細節上留心，忙著忙著日子過得快，不多時便到了七月廿五的淨化儀式。

至兩方約好之日，樂辭身著素衣攜著雙鳥來到義莊。柩靈堂的少女早已在場佈陣，黑布下見不清容面，似是倏然察覺樂辭的到來，見樂辭身未著堂內墨衣，明瞭其意，並未上前見禮，而是低調且含蓄，謹遵他的本意，不點破其身分。

少女動作俐落熟稔，墨色衣袖翻飛間，傾倒山泉，順著陣型流動，又見少女取出懷中的白菊，隨手拋出紛落千重花瓣如雪，在水面蕩漾、飄動清香。

欲除穢之屍身已置於陣中，花香悄然融入其中，緩和逐漸銳利的怨氣。

「吉時已至，煩請各位退開此陣三尺。」少女身周肅然，頷首輕語。

陣法佈置妥當，顏瓦立於一旁，方便臨時有事能幫把手。

遠處圍著好奇的村民不住往這邊瞧，顏瓦聽到少女話語再退了退，用眼神示意旁觀者勿靠近，目光轉過一圈確認妥當後，才對少女說道：「好，勞煩您。」

待人退開，旋見柩靈堂少女雙掌一張，扣動掌中銅鈴，清脆響動，青澀的嗓音張口高昂而喚：「告——」

聲落地，鈴聲未止，「我求神兮——降自陰——」，陣中水氣蕩漾而起，泉水翻動沿陣而繪，「陰魂升兮——入地冥——」一聲重過一聲，交疊穩固陣型。

墨黑衣袖下纖纖手腕翻飛，掐動手訣，陣中靈氣刮動半掀起少女的覆面，明眸沉若墨倒映亡魂的身姿，「我求神兮——到家堂——」

「喜貴福兮——愛蘭芳——

香飄渺兮——燭輝煌——

返故府兮——依靈床——」

歌詠聲中靈氣紛湧而上，聲止，陣已起，她收起銅鈴，指尖抽出嗩吶，腮幫鼓氣，化為透明的音刃清昂入陣，凝聚成型的怨氣，蕩漾發出尖嘯。

顏瓦不瞭解儀式也不敢打擾到她，只在遠處觀看並防止好奇的孩子靠近。

聽見樂音顏瓦細聽，雖無法辨別音調，但那聲音中似帶著力量。

怨氣在高昂清越的音中轉弱，少女見狀，指下不止與口中吹對樂聲，腳尖勾起應和節奏，踏水而過，翻動水氣升騰，纏綿在每一個音上，一步一步，轉眼足印竟已束縛，在倏然拔高的樂聲，吞噬被逼迫離體的怨氣，瞬息在音中消彌殆盡。

樂聲一時止，陣中沉寂，只見少女收了嗩吶，反手復拎出原本的銅鈴，清脆的聲勾起水波蕩漾，緩和方才音刃撕裂的缺。

本因方才怨氣而驚擾的鳥兒，也跟著緩和下來，樂辭輕柔順過額羽，低語說：「別怕，接著可要看好了。」

語落，少女腕上一轉，鈴聲落地，半浮在亡者身周，泠泠乍響，下一刻跟著振袖而唱：

「振振鷺——鷺于舞——」

嗓中不若前曲肅嚴，多了分輕快，如春風包裹亡者，撫慰前刻拔除的嚴厲。

街坊鄰居少見這事，看似乎並不危險就湊近些看，顏瓦交代過不能影響儀式，他們好奇歸好奇也知道規矩，老人、小孩撐不住久站，左右拿了幾張椅子讓他們坐著。

「這邊備了些椅子，先生你們可要坐著觀看？」幫忙擺放椅子時見著樂辭一行，顏瓦頷首朝他問道。

樂辭沒推辭，但也只是推了推大迦，令他入座，自己反仍是佇足而立，帶著淺笑凝視著場中的少女。

小孩子總是成長無比快速，心底不免升起感嘆，那時初見還是方失怙又失恃的女孩，憑著一人之力，走過險惡多端的棧道，只為母親灰撒故鄉的遺願，卻連自己往後的處境都未曾思考，若不是他出言收留了女童，還不知那孩子將何去何從。

場中詠唱未止，袖隨鈴聲翻飛，腳尖點地間拍動水波，落於水面的白花隨之飛揚，襯若歌詠中的鷺展翅，「振振鷺——鷺于飛——」

「鼓咽咽——醉言歸——」指尖扣住袖口，自若又輕盈地撥開花舞，半顯露的臉龐間彷彿可見含笑的眼瞳，「于需樂兮——吾父其服與？——」

最後一句落下，陣運轉亦是走入末，花瓣化為細碎，散出清香，緩緩包圍住亡者遺骸，隨光消逝仍持續著。

少女直起身，收斂神色，拱手向顏瓦垂首而語：「淨化已成，花香將持續撫慰直至下葬。」

顏瓦頷首將備好的報酬交給少女：「萬分感謝，辛苦了。」

村人見沒熱鬧可看，慢慢的自行散去了。

「請問姑娘和先生，後續照著一般的出殯下葬儀式進行即可，還是有需要更動流程？」顏瓦將當日的行程及佈置和少女及樂辭都說了一次，他不曾幫需淨化的屍首安葬，怕有疏忽不周之處，故多問了些。

「寅時移靈，安葬會在卯時結束，葬地為遊仙驛郊區西南方位的小山，採樹葬的方式讓逝者軀體回歸河嶽，人手為顏某及隔壁莊來搭把手的幾位青年，儀式以莊重薄葬為主，安魂曲請先生演奏。」顏瓦說完後看著少女及樂辭面容，準備記下是否需要更動的地方。

少女收畢酬勞，覆面下見不出神色，聽畢，微微搖搖頭，「無礙，」話語至此一頓，布下似是微動，「照您原訂即可。」

「既已備樂師，花將隨樂而舞，撫慰亡魂。」少女的嗓音一如方才詠唱時溫婉，「我會再旁觀禮，請放心。」

樂辭未接話，安靜地見著，少女向顏瓦答道，一舉一動間皆是穩重，滿是歲月洗鍊過後的成熟，不難想像其覆目下的雙瞳，閱過幾番生死。

少女言畢，旋即安靜退至一旁，留下顏瓦與樂辭兩人商討安葬程序，樂辭收回本放在少女身上的視線，望向顏瓦，唐突地問了一句：「此地可是三位亡者的故鄉嗎？」

「顏某不知。」顏瓦搖搖頭繼續說道：「精怪故土只有自己最清楚，顏某力量微薄，只能為他們尋個安穩處下葬。」

「精怪逝去往年數量稀少，以渡劫失敗為大宗，今年反常，光這月已出現三位亡者，詭異的是巡捕未接獲任何報案，顏某已請高人追查原因。」顏瓦簡單的向樂辭說明一番：「先生如對此事有些興趣，或許能從不同方向著手。」

「……不瞞先生，三位亡者無任何親友出面，所以顏某連他們的名姓都不知道。」顏瓦的聲音有些輕，多年來，幫無名精怪安葬這都是最無力且無奈的事，他不認識亡者生前，只能以己之力讓逝者在最後有個不受打擾的地方沉眠。

樂辭一怔，對方言中的異相，確實未曾知曉，然，於他亦是並無能力可追查，因而並未接話，僅是頷首輕答：「...勞煩顏公子了。」一頓，視線又落在沉眠的亡者，「稍後，我再為此奏曲吧。」

這是給予無歸之人，唯一可辦到的慰藉。

他向憂波迦樓茶招招手，只見一張小臉因陌生人而繃著緊緊，得了召喚便迅速拍著翅膀趕來，不過仍改不了笨拙的動作，令他忍不住莞爾。

樂辭彎下腰：「大迦，等會與我一同為他們詠詩吧？」

鳥兒有些訝異，瞪圓了眼眸，不太自在的瞥了眼另一側的顏瓦，再回望樂辭，這才點點頭。

「好孩子。」掌心順過鳥兒的頭顱，樂辭起身拱手答道：「在下先去準備了，待吉時，即刻起程。」

「請問……」顏瓦目光先望過樂辭身邊的鳥兒才轉向樂辭：「墓地選在遊仙驛郊區的小山丘，有段路途，出村後便需請先生奏樂，先生欲乘車或是隨行徒步？小公子呢？」

「顏某會徒步牽引馬匹，板車主運送棺木，待入土祭祀完畢，天色也亮了，莊中亦會留些人手，如有缺什麼，告知顏某或其他人即可。」顏瓦亦向樂辭及鳥兒拱手：「事項忙碌仍需仰賴先生幫忙，早點鹹豆漿和白饅頭可好？」

「我們徒步即可。」樂辭含笑答道，「早膳隨您安排就行了。」

待談妥後，倒是不急著休息，反是悄然攜著憂波迦樓茶，繞到柩靈堂使者前，少女微頷首，「樂公子可是有要事？」

「無妨，這裡暫不會引人注意。」樂辭擺擺手語道：「悄悄，這次勞煩你特意再跑一趟了。」

得令後，悄悄轉瞬換掉原先嚴肅的姿態，微掀起的覆面下勾起俏皮的笑容，「是的，副堂主。」

「倒是副堂主才是，這件事交給我就好了，無須勞煩您。」悄悄說著，一邊抬眼張望了一下另一端，遠處人群尚在準備入土之事，隨刮動的風飄盪白菊的香味。

「最初是我受託，總得來幫著，況且也是想帶這兩個孩子瞧一瞧。」樂辭笑答道，掌心順過憂波迦樓荼的羽毛，輕聲吩咐鳥兒跟悄悄問好，「倒是緊接著大祭，可有誤著你？」

「副堂主的事兒當然不論何時都是最優先，」一張俏麗笑得更為明媚，給鳥兒發糖著答道，「反正我這次可是拿了堂主的正當諭令，替他好好看著您呢。」

樂辭聞言泛起苦笑，未接話，僅是搖搖手，隨後也就結束敘舊，攜著鳥兒稍作休息。

傾刻便至吉時。

靈堂皆有安排人手守夜，燈火不能熄，顏瓦只稍微睜了一下便一路依時辰進行儀式，當休息的眾人將鹹豆漿及白饅頭吃完後，就到了定好的時刻。

天未亮，焚銀紙，引路人聲音平穩柔和，待祭文末端字詞消散於空氣中，開莊門執魂帛搖鈴先行，手上的鈴兒聲音獨特清亮，彷彿指引的明燈帶著徘徊於世間的薄魂歸去，顏瓦牽著馬韁跟隨其後，板車上承載著棺木，骨碌碌的往小山丘駛去。

一路行去，家家戶戶門上皆貼著紅紙，直到出村莊後顏瓦才請樂辭奏曲。

走了一段到小山頭，墓地已有人手先挖好了墳備好供桌，靈柩擺到墳旁，魂帛置於供桌，顏瓦跪於左進行哭別，等經唸完後開始放柩。

靈柩放下，顏瓦執鐵鍬剷下第一剷土，隨著土掩於棺，墳漸漸被填平。

葬畢則奉魂帛歸，安位祭祀。

儀式全數結束日頭已出，燦爛的陽光曬在身上有些熱，總算能鬆口氣好好休息了，喪事辦完已近中午，顏瓦便請人手挨家挨戶將紅紙替換成符，並請所有人來幫忙的人手吃桌。

眾人也累，顏瓦早請了主廚下廚辦桌，主廚於廚房忙碌，圓桌擺出來，菜餚一道道上，待全數吃飽也是段時間後了。

「這段時日勞煩先生。」吃完桌後，顏瓦奉上酬勞和巾帕給樂辭，向他做揖：「謝謝。」

隨吉時，隊伍並起，未亮的天光柔軟，伴隨銀鈴引領亡魂，適時而拉動琴弦，二胡的樂聲暗啞，如哀又如撫慰，口中輕聲吟唱：「祭堂莫急慌……前路已康庄……」

身側的鳥兒婉轉而鳴，應和樂辭的樂聲，「為乘白鶴去……無庸念歸鄉……」直至靈柩入土，葬已畢，淺淡的花香也隨著入土而沒入地底。

轉眼卻見，憂波迦樓荼似有些恍惚，樂辭了然順過鳥兒的頭顱，旋即回入莊中。

待吃桌後，觀禮完畢的柩悄悄也領過酬勞，一身玄衣旋即退場不逗留，總歸不是受人歡迎的門派，若非必要，門人幾乎鮮少在外行動。

正想著，就見顏瓦拱手言道，回禮接過後語道：「不會，勞顏公子上下張羅了，大迦，與公子拜別。」

「.....顏施主，再會。」憂波迦樓茶仍是不太習慣，小聲垂首語道，樂辭微笑著撫摸過他後背，續說道：「望下次再會能見到您舒展眉頭。」

語畢也就攜自家小鳥兒踏上歸途。

顏瓦這張臉天生長這樣，聞言只是以指尖搔搔臉頰，輕輕頷首，倚在莊門邊看一大一小背影漸行漸遠。

待所有人離開，將莊門關上，莊內收拾完畢，顏瓦總算能好好的補個眠了。

在意識墜入夢中前，顏瓦只想著，河清海晏四海昇平，無事就是福。

《完》